

主題 | 「成為臺灣人：遷徙、跨界與多元故鄉」國際學術研討會－離島人的文化記憶與身分認同

時間 | 2019年11月29日-30日

地點 |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B1 會議廳成功校區

主持人 | 林崇熙

發表人 | 江柏煒、邱筠

評論人 | 陳益源

主辦單位 |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文學院

協辦單位 | 國立成功大學婦女與研究中心

林崇熙：第一場是離島人的文化記憶與身分認同，離島是非常有趣的命題。鄭成功還在金門、廈門的時候，台灣對他來講就是一個離島，我們現在則反過來把金門當做是離島。而清朝把台灣拿下來的時候，對他們來說，不叫離島，叫蠻荒之地。這場會有金門跟馬祖兩個案例，台灣都把它當作離島，但它們離台灣很近，搭飛機才五十分鐘。可是，縱然是到金門或是馬祖，相對於南竿的話，東莒就已經是一種離島，還有比他更離島的亮島或高登。東引則離南竿兩個小時，離基隆六個小時的船程，可是東引覺得他們跟基隆比較親近，跟南竿就很陌生。

我們在講離島的概念其實是不斷變化，為什麼要用離島？這就像是一個偏鄉，可是東引的郵局，人均存款率是全國第一名。我有些朋友住在東莒，當年在戰地開個澡堂而已，數錢會數到手會抽筋。而被創造的離島，在雲林的離島工業區有很多人，像陳益源老師就是從離島工業區到金門那個離島去。講這個的重點是，我們今天要討論是有關於「認同」，「認同」是一個高度競爭的概念，不只是說我沒有認同，那個認同是要競爭的。

馬祖現在人口大概不到六千，戶籍人口大概一萬多，但是住在桃園八德的馬祖人超過一半以上，所以連江縣文化局要辦音樂會是到桃園去辦，他必須去競爭那種認同。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兩個案例不只是看到文化現象，也可以看到海峽兩岸的政治情勢在改變、中國崛起，金門就在廈門旁邊，這麼近。王明珂教授教授在寫《華夏邊緣》的書裡面，有這種正統競爭，這個我們都後續會提到，特別是我們這次的標題：成為台灣人。金門跟馬祖是在歷史的變化裡面被劃歸到台灣，可是當整個局勢在改變的時候，會不會繼續是台灣的？

我們今天一開場有兩篇，江柏煒老師他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的教授兼系主任，在金門待了非常長的時間，他今天要談的是：離而不散？金門的地緣政治跟社群身份認同的變遷。第二篇會是邱筠小姐，他是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

究所的碩士，要講的是馬祖擺暝文化，關於這種文化認同的鄉土，對這整個在地發展、文化認同的變遷影響。評論人是陳益源老師，他現在國立金門大學還有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每位發表者是二十五分鐘，陳益源老師會對每一篇有五分鐘的評論，我們現在就先請江柏煒老師。

江柏煒：我是台灣師範大學江柏煒。在這個工作之前，我在金門生活、工作超過二十多年，今天想用金門的社群經驗來跟成為台灣人這個議題對話。這個大會安排非常特別，我參加各種台灣的研討會，很少把金門馬祖排在會議的第一場，通常是最後面，才有金門馬祖的議題拿出來討論，今天居然是在第一場，很謝謝老師巧妙的安排。

但是「離島」這個名詞大家可以再討論，offshore island 其實是在美國冷戰時期稱呼金門馬祖的這個概念。我在美國國家檔案局解密冷戰檔案看到，offshore island 的使用一開始跟這個有關。如果我要重新描繪金門，不應該只是一個 offshore island、離島、外島，它是早期全球化就已經走得非常快的節點。

右邊這張圖，是在 1990 年代，金門的一個姓薛的宗族把族群遷徙的地圖放在族譜裡面，從這個地圖可以了解，金門的社群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從何而來、去到哪裡，跟台灣之間的關聯性等等。這是金門烈嶼，俗稱小金門，烈嶼人很不喜歡被稱作小金門。事實上，離廈門最近的小島，這邊還有兩三個，大竿、小竿，現在叫大膽、二膽，這個距離廈門最近，四公里的位置，是廣義的「大五南」地區，從泉州灣、晉江、石獅、同安，一直到漳州灣的這個廈門島，是在這個核心的地區裡頭。

十六世紀開始，閩南人跟潮州、客家還有黃埔人一樣開始往外跑，近代的僑匯經濟支持了他們地方的近代化、現代化，但是 1949 年的時候，這個地方變成冷戰前線，是冷戰的「熱區」，第一島鏈前線中的前線，從 1949 年一直到 1992 年才解除戰地任務。台灣在 1987 年解嚴，在 1992 年 11 月 7 號，金門馬祖才解除戰地任務，解除之後，配合冷戰、全世界的再結構、台灣的民主化歷程，金門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在 2001 年開始有所謂的小三通，2008 年擴大小三通，在 1980 年代後期，中國把這個區域定位成「海西經濟區」，基本上是一個區域的全球化連動的過程。所以我今天會講：金門的近代海外移民、冷戰時期跟後冷戰時期的這些變遷，希望可以通過金門的案例或視角，來討論台灣這個複雜多元的共同體，有沒有可能處理出一個「離而不散」的可能路徑。

金門作為閩南僑鄉的其中一個案例，東北到了日本長崎跟神戶，東南亞遍佈包含馬來半島的各個港埠，以西半部為主，也到印度尼西亞，印尼的各個地方越南還有泰國。冷戰時期，因為印尼排華，他們回不了金門，被中國大陸的船接

回中國送進華僑農場，在文革的時候再逃出來到香港，所以到 1984 年，又有一批人進了香港。

怎麼找海外金門人？族譜有提的其實都是。這個人往呂宋、安南、馬來亞，沒有具體的例子，淡過去十幾年有一個方法是，我抄了海外的義山各種線索。譬如說東南亞最早的一個華人義山，馬六甲三寶山，Bukit China 這個地方，一萬多座的墓。最早金門人的墓是 1772 年的這個陳巽謀的墓，他的墓碑不會放金門兩個字，放的是他的村子「陳坑」，我得跟著住在當地的金門後裔去掃墓才知道。所以這是馬來亞大學、拉曼大學他們做不了的，他們 google 之後發現全中國有三千多個「陳坑」這個地名，無從判別是哪個。這個方法雖慢，但其實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在鴉片戰爭之前，就有不少人後來有娶馬來人生峇峇娘惹，他的孝男孝女是 Peranakan，是土生華人、混血兒。

日本長崎在幕府鎖國的時候，只開放跟中國寧波還有接納後來的荷蘭人東印度公司，所以長崎出島一開始是葡萄牙人短暫傳播天主教、貿易之後，後來是荷蘭人的居留地，一直到 1856 年。這個地方其實是唐人屋敷區，裡頭大概有四座廟，其中一座廟是福建幫金門人建的，是 1702 年所建的新地，貿易的倉庫區。因為開始有很多華人遠道而來，方言群的佛寺為了解決送葬的問題，在 1628 年，閩南人福建幫蓋了福濟寺。可是，1945 年原爆，這個地方全毀了，戰後重建成日本式寺院，墓在原來寺的後院，墓碑被日本人留下來，總共 339 座，我全部做了拓印。我發現這 339 座裡頭有 128 座沒有刻祖籍地，也就是說，我們同一船的根本不知道這個過世、客死異鄉的人祖籍地是哪裡。所以這個線索，墓碑裡頭，他沒有生年有卒年，也沒有孝男女往。這種有 128 座，扣掉這 128 座，有 84 座是金門人。而且雖然這裡刻同安，但也是金門人，所以有一大部分的人是金門人，我沒有算在這裡，因為同安人有 83 座，第二名。換言之，而在族譜或是光宗耀祖的那些，是能夠返鄉興建樓閣的歷史背景下；前述的這些閩南船員是比較社會底層的，成了缺席者，我們這幾年花了很多時間去討論。

長崎很依靠重要的貿易商號，同時間在長崎，有三個金門人的商號，非常著名的是，這個泰益號保留了大量貿易文書，這個貿易文書現在在中研院台史所，有大量跟台灣貿易的資料跟線索。1860 年的北京條約，英法要求華工出洋合法化，在此之前，是天朝棄民，背棄祖宗廬墓，朝廷概不聞問這樣的情況。也就是因為這樣，以前跑是偷偷跑，也很難再回來。1860 年是可以正式合法出洋的，所以大量的閩粵海外移民就出去了。1912 到 29 年，南洋經濟特別好，有塑膠、橡膠還有香蕉貿易的出現，使得華工大量到南洋去。1937 到 45，特別 37 年金門被佔領，他們就跑日本。還有一個部分是 1945 到 49，46 年之後國共內戰加劇，國民黨從南方的前線抽壯丁送到北方到戰區跟共產黨打仗。在這樣的情況下，華僑家族的子弟就跑了，不願意被抓去當兵，但是抽丁也造就大量

移民。我最近兩三年集中在做冷戰時期的移民，當時英國殖民地讓難民的身份在兩次台海危機的情況，把很多金門移民接到新加坡、汶萊、馬來亞地區等等。他們到了海外，有連鎖市營的現象，建立各種鄉團，譬如說有些職業鄉團苦力間 Coolie Keng, Coolie House。在新加坡河的駁船業，基本上被金門人壟斷，所以建立了地緣、血緣、業緣的會館。有一些金門人不是那麼多的，他們會成立福建會館，這些主要的主持、掌握的人，歷史上到現在都是金門後裔。

其實跨境流動在現在來講是一個共同的歷史經驗，不只華人，還包含南印度的淡米爾人，所以我們今天可以在東南亞看到淡米爾的移民也非常多。在這情況下，他們也建立會館來處理送葬的問題，有義山和廟宇，行有餘力他們會成立華文學校等等，甚至有醫院，於是他們同時也通過僑匯經濟，把他們的文化的經濟實力帶回僑鄉。近代的僑鄉呈現了一種華人傳統社會少見的流動性跟開放性，相對於殖民政權的殖民的現代性，基本上是一個混雜的現代性，也是找尋全球化在地化的一個過程。

1945 年之後他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特別是 1949 年，在這情況下，跟東邊兩百公里的台灣形成一個政治共同體，很快地成為島鏈的前線的基地。事實上我們的前線島鏈，倒過來看，最北邊的是東引，一路是北竿、南竿、東莒、西莒，還有一些小島，林老師提到的高更、亮島。其實我們還有一個，講莆田話小島，兩個島加起來 1.1 平方公里，叫大坵、小坵，這個島在台電要放核廢料的時候才會被報導，事實上，這裡是講莆田話的一個少數社群，再來包含到金門本島跟烈嶼等等

1949 年之後，特別是 1954 年的九三砲戰，美國跟台灣簽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這個情況下，「管、教、養、衛」被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宋怡明教授（Michael Szonyi）稱為「軍事化的烏托邦現代主義」。我在其他研究裡提到，這個現代性計畫他對外是要抗衡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威脅，其實對內有壓抑反對聲音、減少政治阻力，以便有效掌控的過程。所以現在美國國家檔案館二館馬里蘭州這邊，當年的檔案跟影像被解密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居民生活，或像蔣經國啊或者是郝柏村他們年輕的時候在金門的情況。

當時因為砲彈打去古寧頭，這些居民被安置在附近的土坑裡頭等等的社會生活。我整理了一個蜂窩版的影片，叫〈這是金門（THIS IS QUEMOY）〉在 youtube 上面，你們可以看到當時美國拍了這個影片，在媒體大量播放，用居民的角度拍攝這個影片，用來遊說國會撥出軍援給台灣，所以基本上是跟金門直接相關。像這是空飄氣球，在 1950、60、70 年代，我計算過我們飄了多少空飄氣球進中國，甚至外地來到金門，我們看到軍方的報紙還飄聖經進去中國大陸，覺得那裡是鐵幕、宗教不自由。也曾經因為風向算錯，飄到阿拉伯世界，

在聯合國大會被抗議說，台灣飄了一些垃圾到阿拉伯，另外也有關於心理戰的文宣空飄的事情。

我們一般認為，剛才林老師講的馬祖跟桃園的關係，金門的部分，金門島只有金門中學，大學就要到台灣來念，甚至 1958 年的八二三炮戰，金門中學的學生因為戰爭的關係就被疏散到台灣各省中，最遠到花蓮中學，斗六中學，他們不會被送到最好的中學，但一些一般的中學基本上都有金門人。但是我研究發現，中和（新北市）一帶聚族而居，跟戰地政務委員會有關，當時的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用「員工房舍修建費」的方式，建造一個安置軍眷的眷村，所以金門人來到台灣也集中到眷村。中和是金門的新故鄉，也開始有各地的同鄉會，基隆、台北，這些同鄉會一方面是在台鄉親的網絡，二方面在解嚴之後，成為地方政治投票的壓力團體。金門跟馬祖都是一樣，縣長當不當選，跟天候有關。這班飛機支持的候選人萬一起霧沒有飛，來不及飛回去，那個縣長就落選了，所以可以看到票數基本上是差一到兩輛飛機，ATR 七十人的載客量的飛機數量經常是這樣，這些跟地方政治也有直接關係。

除此之外，我在美國國家檔案局看到農復會給美國的一份資料中，1950-1959 年這九年內，總共有一萬兩千多人離開金門，結果美國的紀錄發現，有兩千多人移居海外，有 17.52% 的比例是被借到東南亞，以新加坡為主。新加坡在 1953 年實施新《新移民法令》，讓永住權、TR 的這個移民，早期的華僑、華工，以及他十六歲以下的子女能夠入境。有些人就用這條申請，把他的小孩跟太太從金門接到新加坡。我做很多口述歷史發現，雖然政府規定十六歲，可是如果這孩子十二三歲長得很高大，他擔心移民官找他麻煩，特別把年紀往下報，少報兩三歲，變成其實十一歲，但九歲入境，等到讀書的時候再把年齡恢復。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59 年他們得到自治邦的權力了，政策趨嚴格，一定要新加坡公民，自治邦的權力在人民行動黨的規劃下，TR 就不能申請把親屬接來，又把年齡壓到十五歲，也慢慢減少了移民的情況。也因為這樣，新加坡現在還存在著六七十歲的第一代金門移民，他們日後再回到金門，有些人是作家，寫了一些作品，反映了金門跟新加坡兩地都是原鄉，又都是異地的這種情感游移。在他的文章、詩裡頭，對金門的記憶基本上停留在他們童年時期戰地，純樸的、或者是慌亂的各種記憶。因此金門是烏托邦，是烏有之地，是離而不散的情感。

後冷戰時期，在 1992 年之後，金門馬祖有一個大的議題。94 年當時民進黨的黨主席施明德提出了「金馬撤軍論」，表面上被政治討論說成是這個島嶼要非軍事化的問題，但金門馬祖的居民是非常反對這個議題的，原因是經濟的議題，在此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這個島、包括馬祖是依賴軍人消費經濟。而施明

德提出的時候，是用政治的概念去說，但是完全沒提經濟的考慮時，居民是完全不同意金馬撤軍論的。但小三通 2001 年的時候給了地方社會很大的衝擊，一直到 08 年擴大小三通，我們本來以為台灣跟中國各地直航之後，小三通會萎縮，但是這幾年查下來，沒有萎縮反而呈現微幅成長的趨勢。主要原因就是台灣的直航跟中國的直航，被少數航空公司壟斷，價格非常高，通過小三通，可以連接到台灣西部的城市，到廈門去可以發現義烏做生意。他沒有直航，只能飛寧波，飛寧波轉車到那邊一兩個小時，還不如從金門通過廈門再坐航空公司到義烏這種二線城市或其他城市。而且價格只有三分之一，小三通有他一定程度經濟上的優勢，使得人數上已經越來越多。

整個戰爭的書寫，一方面是反軍官、爭取民主，另一方面是金門很喜歡談戰爭經驗，來點出他對台灣的貢獻。1949 年離散在廈門、福建各地的金門人，在文革的時候處境非常慘，連加入共產黨的資格都沒有。可是一但到改革開放，這些人成為可以統戰對象的時候，他們被政府要求成立一個「福建金門同胞聯誼會」，簡稱金胞聯，各地都有，去扮演對台統戰的目的。

另外金門人很有趣，他今天要去台灣，不會講說要去台北、台南，會說「我要去台灣」。什麼時候他會有台灣的身份？他要去中國大陸，要辦臺胞證，可能金門人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台灣人是因為他拿到台胞證，他們像是講閩南話的外省人。所以這個社會語言跟記憶政治的歧異，是一種少數，是特殊族群，有特殊的社群網絡。

他跟東南亞有很多連結，譬如說我在 2003 年開始，他們讓「青年團」，第二代、第三代能夠回到金門，所以戰爭符號在東南亞繼續產生意義。然後也辦世界金門日等等形成一個跨國的網絡跟社會資本，對金門大學很多捐款，然後一些僑領他返鄉興建紀念館，紀念他父親母親。所以我要談的是，金門在 1949 年之前，包括台灣澎湖跟安平、鹿港是其中一個移民地，但是真正 1949 年之後國際地緣政治，讓金門、馬祖、澎湖通通聯繫在一起。雖然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跟台灣關係法，金門馬祖的地位，我們台灣在憲法沒有寫到，但事實主權跟兩岸關係認知上，金門是台灣一部分。但是我站在這個角度，金門人的台灣歸屬感獲認同是否強烈？答案是否定的，有沒有可能有一個「離而不散」的方法，想辦法把我們這個共同體凝聚起來？

首先這幾場戰爭不只是外省軍人還包含台灣的充員兵，所以金門可以是台灣現代史的一個起點，因為現在對這件事情的紀念非常微弱，根本就不太討論了，因此我認為從這些事情產生的共同經驗可以提出來讓離而不散的共同體有些親密的部份。另外，金門其實是一個反身性的角色，譬如說在討論台灣的慰安婦的時候，金門有八三一特約茶室的應徵，這些議題是可以共同連結、討論的；

「固若金湯」也都出現在馬祖。冷戰文化遺產的保存其實有助於和平與和解，在韓國很多經驗是做了「安保觀光」，他們把中學生帶到 DMZ 去做相關學習。這個是新加坡金門會館，各地都是，所以我們「南向」其實有一把鑰匙在我們手上，就是金門網絡。

林崇熙：謝謝江老師，江老師用離而不散來描述金門，對台灣而言是不承認的。不過台灣對金門高粱倒是還蠻承認的，第二場就請邱小姐來談關於馬祖。

邱筠：主持人、評論人、各位與會的學者參與者大家好，我今天要報告的主題是「延續文化認同香火」，我講的是馬祖把一個傳統的元宵節的節慶觀光化之後，對在地的發展跟文化認同的影響。今天主要是分享馬祖人如何透過觀光化的節慶變成馬祖人。在這之前我先講擺暝是什麼，擺暝其實是我們馬祖文化方言中的「pèi mán」，它的意思是夜間，把祭品放在廟裡面一整晚宴請、酬謝神明，所以會請神明來，宴請元宵的豐宴。早期馬祖捕魚，我們是跟大海相關民族，不確定性很高，神明的心靈寄託對於在地是很重要、虔誠的。所以在元宵前後或是正月的時候，漁獲、農務也休息了，就來感謝神明對我們一年的保佑讓我們漁獲豐收。

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是有「報戶口」的意涵，在擺暝的時候除了放祭品之外，如果你家有喜事生男丁，因為漁業時代重男輕女，勞力比較重要；或你娶妻生子，都要供奉蠟燭，跟神明說我們家有喜事，感謝神明的保佑，希望繼續保佑我們小孩平安長大，人丁興旺，所以擺暝在馬祖的文化裡面佔很重要的意義。它本來只是元宵節其中的一個擺放祭典的習俗，不過觀光化之後他變成一個文化節慶的整體象徵，在我們祭祀的過程還有迎神賽會，以及「食福」，就是全村的人一起來把供奉的祭品烹煮，凝聚大家的感情、討論一些事情。這些習俗原本有各自的名稱，但觀光化之後，通通被放進去擺暝這個詞裡面。

接下來說一下擺暝的流變，在戰地政務的時候，其實受到一些限制。首先是儀式的形式受到限制，比如說戰地時期金馬就有實行宵禁、燈火管制，過八九點之後，就不能隨便移動或出家門。另外一個是夜間，以前沒有點蠟燭或是後來有電的時候，你家如果要開燈或點蠟燭，窗戶都要掛黑布。但元宵節跟擺暝是一個張燈結彩的節慶，這些儀式就被限制住了。只能偷偷地在廟裡面或偷偷在私宅裡面維繫這樣的傳統。

另外一個是意義的傳播受到限制，因為在戰地時期人民的言論跟行為受到監控，不敢多說話，很難去張行自己的文化論述發展，所以很多儀式都沒有被傳承下來。另外，它是傳統習俗會有迷信成份在，軍方當時在管理馬祖期間，認為我們要去掉這樣的傳統陋習，提倡現代化發展跟教育發展，所以我們政府所

謂的現代化教育跟想法才是一個標準的社會風向。在這樣的情況下，馬祖的文化傳播會缺乏意義，部分的儀式被禁止交流和發展，如果回去查當時的《馬祖日報》，都會有很多軍方攻擊當時人民在那邊擺暝、造神，認為浪費、迷信、誇張，一些負面詞彙的描繪。甚至宗族要祭祀，會群聚、討論事情，他們也認為這樣是非法集會，所以他會去受限當時在地居民去做擺暝的儀式行為。

而解除軍管、解嚴之後，擺暝變成什麼樣子？馬祖的民間傳統有三個特性，一個是宗教是我們很多移民從原鄉帶過來的信仰，所以通馬祖移民過來，以聚落群聚，會有王家村、陳家村這樣的大姓聚落，再加上其他雜姓。因此會有一種原鄉宗族的模式透過這樣的方式發展，比如說如果我們是某個村莊的某個姓氏的人，就知道他是信仰某個廟宇的人，這樣的信仰是區域性的發展，同時也是宗族勢力凝聚的基礎。可是當時的交通非常不方便，以前的耆老如果要去另外一個村莊，他們會說我們要「過山」。當時道路還沒有被軍方開墾，所以他要去另外一個村莊是非常遙遠的，很多原本口耳相傳的民間傳說跟習俗會侷限在自己的村莊內部，比如說王家村跟陳家村的擺暝習俗可能不一樣，可是他們沒有什麼傳播、交流的管道，不知道台灣也有擺暝，只是我們文化不一樣，這件事到我小時候還是這樣。現在已經很方便了，不過是蠻特殊的現象。

另外一個是當時的馬祖人相信我們的神會護佑自己村莊的人，所以他們很多祭祀交流活動會侷限於社友內部的互動，不太會去跟其他廟宇交流。直到戰地解嚴之後，我們開始做軍人生意，兩岸軍需經濟的發展之後，戰地經濟促成很多原本住在聚落裡面的移民，搬到其他村莊去，向外移動，產生了島內的移民；或搬到其他島去做生意，產生島際的內部移民。延伸到信仰，馬祖就發生很有趣的現象，像是元宵節的時候，他原本信仰的村莊的神明，會跑去他搬去的新家地方跟他交流感情，居民有時候也會跑回原村廟宇拜神明，其實產生了一些宗教神明跟信徒間跨村的拜訪。而搬到新的村莊，新的村莊也會有他們原本信仰的神明，會因為地利之便，認為祂同樣也在保護我，所以搬到新的村莊之後，也會去祭祀原本不同聚落的神明。因此神明與人之間產生一些互動、跨村拜訪跟交流，讓原本的區域封閉展開了社區交流的過程。

為什麼我要從擺暝這件事去談認同的關聯？主要是擺暝這個節慶一直是代表世代宗廟聯繫的群聚，本來是祖先移民過來的信仰，形成馬祖地域性的原鄉移民社會結構，這樣的廟宇文化在馬祖的時候產生了血緣親族關係的互動場域，代表很多原本屬於這個移民聚落的文化、語言或者是信仰、習俗、傳統。另外一個是說他們相信自己的神明會護佑自己村莊的人，所以擺暝辦得越好，我的神明會越有面子、會越保佑我，所以其實是一個地方宗族勢力跟廟宇信眾的凝聚力量，透過這樣的節慶他可以去彰顯裡面習俗的差異，然後呈現廟宇社友的身份認同。我小時候提到擺暝的時候，都是說要元宵節了，我們知道的元宵節習

俗是只有自己廟宇的習俗，不知道外村有什麼習俗，這證明早期馬祖人對於擺暝跟他所認同的文化認同其實是侷限於廟宇內部的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說馬祖人是在觀光化的過程中變成馬祖人呢？首先自我介紹的時候，馬祖人都會有身份的誤認。我大學四年，可能還會有同學以為我是金門人或澎湖人，把離島的概念混為一談，忘記我是馬祖人。另外一個是，就算他知道你是馬祖人，可是馬祖文化沒有被傳播出去，沒有人知道馬祖的島嶼有什麼特色、概念，對很多人而言是模糊而難以想像的島嶼。當馬祖人十八歲之後來台灣唸書或是移到其他地方之後，他會有一個身份歸屬的意識，我到底是哪裡人？可能在我爸爸那一代，很常被教育你是福州原鄉的某某人，所以他不會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而我這一代可能就會有身份認同的困惑，我不是中國人、福州人，我是馬祖人，可是來到台灣人之後我要變成台灣人，有身份認同的錯亂。這些身份的命題跟生命經驗讓馬祖人開始意識到，我們只有說出自己的文化、語言跟歷史，作為一個馬祖人才有可能被外界認為認同與理解。

我們也遇到文化與認同的困境。首先是擺暝這個傳統文化遇到人力延續傳統文化的斷層，因為少子化的問題跟大量人口外移這些因素，馬祖人 1970 年代興起大批移民潮。馬祖最多人時期可能是一萬七千人，可是到 1980 年戶籍上的驟減至六七千人。現在桃園其實有四萬多馬祖人，馬祖人去桃園的時候，他們其實把馬祖廟宇都分香到桃園，擺暝的時候也都回到馬祖來參與這個節慶，可是還是會遇到飛機航班的限制，或者因為工作、求學或交通不便這些因素，沒有辦法回來，他會減少或退出參與。另外一個是很多馬祖人到台灣之後，他可能認同是台灣人，小孩也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那樣的下一代他不會接觸到這樣的傳統文化，更難延續文化，也產生人力上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前面有提到，我們有一個承接形式而沒有承襲意義的困境。訪談的時候就發現很多年輕人很焦慮。雖然知道這樣的習俗，可是為什麼習俗是這樣其實我不知道，我去問父母的時候，不一定會得到解答，我們會有不夠了解文化淵源發展的焦慮，也會認識到說自己的傳統文化知識跟上一輩具有斷裂的情形，這就回到可能缺乏傳承的管道。有很多人在調查擺暝形式的時候，長輩會覺得這個很忌諱不能講。或者可能是他其實也不知道，因為他的媽媽叫他這樣祭拜，他就跟著拜。所以要怎麼傳承下去，對馬祖人而言就非常重要了。

另外，為什麼缺乏傳承管道，剛才有提到說受到軍管限制，或者是早期以海維生，沒有那麼多心力在想文化意涵的問題。也有很多馬祖人他出去之後，不會認為說馬祖文化非常重要，他不認為這值得再傳承給下一代，他不知道自我價值的可貴，也造成我們有缺乏傳承管道的影響。

遇到這樣的問題，一開始是怎麼解決？因為馬祖有一段時期是受軍人經濟的蓬勃發展，所以我們就透過軍人幫忙充當擺暝遶境裝扮隊伍的人，透過這樣軍隊的隊伍作為補充人口外移的問題。可是精實案的裁軍也導致像現在馬祖兵很少，現在沒辦法提供很完整的籌辦活動的人力，耆老說我們遶境的隊伍越來越單薄，小朋友越來越少，大家都很忙、很累。所以馬祖的中年世代跟一些公部門他們想到馬祖可以因應觀光發展，用觀光人潮來補充傳統節慶的缺口，然後拉展體驗行銷活動，也透過觀光客的參與讓遊客了解馬祖文化內涵，投入資源幫助原本的傳統發展。

另外一個是透過這樣的行動來建立地方歷史性基礎，以及文化特色凝聚地方認同意識，讓大家知道說我們的文化到底有什麼了不起，提升在地居民的自信心跟自明性。比如說他用有草根性跟在地文化辨識度的自我主體想像，在傳統中融入新元素來吸引年輕人對文化傳承的實踐，融合一些其他的文化發展，比如說把電音放進我們的跳舞裡面，混合在地文化的一些發展，吸引年輕人進來參與、互動、酬神。

擺暝的特質，為什麼要選這個節慶？因為擺暝其實是一個在馬祖也是一個有同質性、異質性的節慶，是四鄉五島都會有的一個節慶傳統，只是每個村落、每個島，習俗儀式都有一點差異，是兼具集體文化跟內部差異的一個節慶。有趣的是，大家的島嶼都很有特色，為什麼文化處做觀光體驗的時候，選擇北竿作為擺暝觀光的發展重點呢？北竿有很多廟，很多是祖先帶來的原鄉信仰，同時也會有很多是落難神像，還有浮屍傳說，所以馬祖的信仰其實是非常多元的。

這個村莊曾經是北竿島的第一大人口群，可是現在漁業沒落了大家都搬走了，曾經只有到三戶，可是他的廟都留下來了，神明有 188 座，所以是神比人多的一個村莊，北竿是一個有多元文化信仰的地方。除此之外，北竿跟其他島的不一樣，右上角我們看到的是扛乩這件事情，唯一有扛乩的就是北竿島，他們鄉親的神會附身在乩將上面，信徒就是會跟著神明的靈動或是神明寫字去跟神明溝通，是北竿很特殊的文化習俗。因為這樣，會有很多人力的培植、動員力很高。中間這張圖是北竿遶境的時候，有一種凝聚熱情、歡愉的嘉年華的氛圍，所以他是適合被發展為一個觀光節慶的。

另外一個就是馬祖，尤其北竿的小孩從小幾乎都會到廟宇裡面打鼓板，神明出巡的時候都要打，所以從打鼓版的過程中就開始接觸廟宇文化，對廟宇文化有感情。很多男生小時候打鼓板，長大之後就去扛轎，他會有一個傳統特殊人力培植的方式，從鼓板隊到乩將。在這樣的過程中，就對這樣的節慶有所認識，對這個文化有認同，可以在訓練的過程中跟不同時代的長老或爸爸那一輩，進行世代的交流。透過這樣的方式，是一個文化啟蒙的過程，也形成一個社區動

員、文化投入非常高的節慶活動的行為，所以馬祖認為他是一個最適合發展觀光節慶的島嶼。只要在元宵節前後，北竿島就會有馬祖擺暝文化祭這個觀光化的祭典。

我們要如何籌辦這個節慶？每年輪流推派一個廟宇的方式來發展自我特色，以前他們在祭祀神明的時候，本來是這個村莊某個姓氏的人輪流。而把這樣的習俗特色提到每年廟宇輪流主辦的發展之上，文化處會把活動的資源放在我這個廟宇，讓我去定義如何發展今年度的活動，傳統的儀式還是在進行，文化處跟馬祖風景管理處就負責來行銷觀光跟媒體這部分，這是歷年來擺暝文化祭不同廟宇人流主辦的。較特別的是，2011年開始，在地的政治人物就決定我們要整合資源，不要各廟辦各廟的，應該盡力發展成一個整合性的節慶活動。一開始，他的名稱叫北竿擺暝文化祭，後來變成是馬祖擺暝文化祭。

在這樣的發展，每年會輪流舉辦，各廟可以選擇自己要發展什麼。這樣的過程中，在地選擇不一樣的路徑，比如說 2016 年的主辦廟宇非常特別，他廟宇的神明不是祖先帶來的，是在地的一個神是主祀神。那年他們沒有以他們的主祀神為宣傳，主要是以其他的陪祀神「周倉將軍」，他們跟台南鹽水蜂炮結合，結合了外部的資源進行元素的融合。除了做跟鹽水蜂炮結合的發想外，還做了祈福的創意活動，利用平安燈或是放水燈的方式，這是以前沒有的。這是為了訴求更多觀光行銷的目的，而不去宣傳他們自己廟宇的特色這樣的路徑。隔一年之後，他們隔壁村莊坂里村，有個特別文化是他們到擺暝的時候會在家戶門前燒馬草。以前可能是稻草，為什麼要燒？因為那個地方祭祀的是白馬尊王，要給白馬尊王的神駒吃。所以發展這樣的方式去建構特殊性，以前可能是在家門前隨便燒一燒，發展觀光化之後，他覺得要加強特色，所以用軍方帶來的紅磚圍在家戶面前，搭了一個超大的、可以讓觀光客放馬草的紅磚舞台。

另外一個是以前擺暝之後，馬祖人會送喜。因為他們會怕別人說不吉利的話或者是禁忌，所以每個村莊都有自己送喜的習俗，都不能去看，只有喜家知道。他現在開放了這樣的傳統習俗，讓遊客去體驗，並且在開放體驗的過程中去教遊客，去拜訪喜家的時候要講馬祖的祝賀詞。祝賀詞這件事情本來是沒落的，但透過這樣的體驗，祝賀詞又重新被教育，發展出更多元的，用方言講祝賀詞的文化。

另外他透過傳統戲劇跟新創的社區劇論述了神明的文化發展，所以他是從既有的習俗去發展他的傳統節慶。在這樣的觀光策略之下，傳統開始變成地方尋找自我主體跟定位的策略，因為觀光客來之後也會影響他們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果我們改良自己的文化。要怎麼去延續傳統文化的辯論跟反思？在改良傳統

文化的過程中，也會有很多地方的角力跟協商，所以觀光化也使傳統文化正在成為使傳統跟現在一個協商的場域。

剛剛提到說他們用社區劇的方式去論述自己的文化，所以在 2017 年那一年，透過傳統戲劇的演出，讓整個島的人一起來演這齣戲，把自己神靈的故事論述清楚，讓大家知道我們傳統文化內涵是什麼。另外也發展出觀光興起社區動能，對神靈的祭祀不再是侷限社友，而是可以擴張到願意參與籌辦過程的其他村莊的人。以前還沒觀光化以前可能沒有理由去參加另一個廟的活動，可是觀光化之後可以跟遊客一起去參加，因而開始認識其他廟宇的文化。

教育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比如說學校老師帶小孩去擺暝的場景去體驗這個事情，老師可能自己要扛轎子，小朋友要去打鼓板，他們本身就參與了。另外是在母語、鄉土教學裡面，把這樣擺暝文化的習俗知識放進去，這也仰賴觀光化的影響，因為以前可能這樣的知識沒有那麼多，可是為了要讓觀光客知道而做資源的探查，也提升了文化層面的交流跟影響。如剛才所說的，他擴大了參與者，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可以去參與其他廟宇的範圍，傳承路徑也變多了。

原本分離的族群認同的文化認同，到解嚴之後，變成島跟島之間可以交流的村境認同，到了觀光化時期變成一個集體認同，所以認同是源自於我們向外說明我們是誰的時候，官方媒體會一直強調說這些擺暝習俗全都是馬祖的文化，跟其他地方文化不一樣。在這樣的過程中，他重新整合了擺暝的元素，讓酬神儀式變成整體的文化符碼，使「馬祖」的概念變成一個集體地域性的概念，讓馬祖原本四鄉五島，或是更多島嶼的分裂，因為在地我們變成一體。不過我們島嶼跟列島之間是不同的認同，東引人或許認為自己不是馬祖人，我是東引人，在這樣突顯自己擺暝文化的過程中，馬祖的集體概念成形，官方也獲得重新定義馬祖的契機，並開創活化的地方多元的文化多樣性，產生很多自主培力的文化行動，還有群體意識的興起。

陳益源：兩位發表人以及我們副校長、院長、在座的老師同學大家好。江老師是二十幾年的金門女婿，邱老師是道地的馬祖人，但相對於兩位的了解，當然還是很薄弱的。大會主題是成為台灣人，好像多少會涉及到認同的問題，我是哪裡人？假設以學校來分的話，現在我好像是金門大學的人，但是我以前是成功大學的人，而再過兩個月又兩天，我又是是成大人了，所以本來這是可以移動的。我很同意有多元的想法，兩篇論文都是候機而勃發，不只是跟他們研究地緣、血緣關係，其實是發表之前他們就做了很多研究。尤其是江柏煒老師，他科技部的專題：金門國家公園、金門縣文化局或金門大學等等很多，但是他的作品特別提出「離而不散」來討論包括在日本的、南洋的、在台灣的金門的認同問題。

金門人與馬祖人成為台灣人就好像剛剛邱筠老師說的，是被迫的，他們原本就不是地緣上面的台灣人。但是這些歷史的偶然很奇妙，金門大學校門口有一個馬英九立的碑：壽與國同。但其實這個大學才 23 年，壽與國同指的不是金門大學，而是指從來沒有離開過中華民國的金門，台灣也是 1945 年之後才稱中華民國。如果是成為台灣人、台灣成為一個國家，用中華民國來代替的話，他們根本不是「成為」，是本來就是，反而是其他的地方才是「成為」。

今年七月台灣中文學會的理監事會議在金門辦，清華大學楊儒賓教授就提到想研究邊界文學，引述他的話，他說：「如果戰爭文學、勞動文學、田園文學這種概念可以形成的話，邊界文學沒有不能成立的。」當然，一般的邊界大概還是指有比較明顯文化區隔的，不管是兩個民族、或政治實體之間的地帶。但是金門作為在當代成為邊界，這個屬性不是金門本身提供的，是因為歷史讓他變成邊界。我研究文學的，金門文學也不是邊界，是島嶼有意創造出來的。金門文學事實上可以有洛夫、余光中、鄭愁予、楊牧、管管，是戰爭把他們帶去的。那些來自三江五湖的殘兵、抓伏、流亡學生，他們的陰鬱被壓擠到島嶼上、成為戰士，後來又變成捍衛自由的詩人，他也沒有說他要成為金門人，但就成為金門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江老師用更大的視野讓大家看到包括海外的金門人。但海外的金門人對於認同自己是金門人的這件事因為不同國家而有差異，馬來西亞的金門後裔、移民或後代，認同他自己是金門人的，可能遠高過越南的金門人及其後裔，因為在越南不一樣，全部越化，語言就消失了。所以那個認同感當然也跟不同世代與年齡層有關係，但，海外的金門人某種程度上會認同自己是金門人，但不一定有辦法連結到他是台灣人。

我兩個月前去雅加達參加東盟的一個活動，現任的東盟主席是新加坡總理，他請的秘書長是汶萊的外交官，我跟他一見面的時候，他就說：聽說你金門來的？林玉輝，他是金門人，也是汶萊的外交官、東盟的秘書長。他沒有辦法說他是台灣人，不管台灣是政治實體或什麼意義。但是他願不願意說 he 自己是金門人？是很複雜的議題。我建議大家認真看江柏煒老師寫的書，他有嚴謹調查，既有文獻又有田野，有很多珍貴的檔案資料。

邱筠老師的這篇論文，我剛才說也是候機勃發之作，他在台大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的學位論文也是延續文化認同香火，研究馬祖擺暝文化祭對在地發展與文化認同變遷的影響。從裡面我再對照起他現在發表的這篇論文，她增加很多訪問對象。只有一個小小的意見就是，在裡面提到的媒體語言，就是媒體對於台灣的馬祖人跟馬祖在地人，尤其對台灣的馬祖人在不同世代裡面一起返鄉共

同去認同目前的狀態，你說這些可能是媒體語言，但實際上很多馬祖的老人家都認為年輕人並不認同、認識，這些不知道是不是有一點矛盾？總之，這兩篇論文能夠以金門、馬祖在地的身份跟角色來談這兩個問題，一定可以帶給我們很多啟示。

林崇熙：我們還有大概十幾分鐘，大家可以請教兩位發表者跟評論者。

觀眾 A（高格孚）：我想問江老師的反身性的角色的意思。再來，聽到你的報告還有剛剛陳先生的評論我想到一個法國的很重要的書，英文版是 *The Asian Mediterranean*，他的概念跟你很像，是承襲經濟歷史的分析，他的一個想法怎麼樣跨行政的邊界來成立這些。最後，你研究金門的身份跟他的多元角色，也會讓我想到我對台灣所謂的地緣政治上地域性的研究，如果有空的話可以跟你交流一下意見

江柏煒：謝謝您的提問。我認為研究金門其實有非常重要意義的討論是通過這個地方、田野，他讓我看到國家跟社會的劃分準度，也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1920、30 年代，一個政府力量不是很強的時候，金門發生很大的治安問題，結果金門縣長在 1930 年代是寫信到新加坡金門會館，請求僑商提供金錢、槍械、各種資源，因為金門會館的僑商都是自己的親戚。後來他們回來考察防禦計畫，建碉樓、開闢公路。他有一個特殊的力量通過海外，提供他們近代化的過程，到 1949 年之後是很特殊的，因為以前華人社會以前國家跟地方的關係要通過仕紳、中介者等等。可是 1949 年之後，包括台灣的經驗，國家直接支配了家戶、個人，在戰地政務時期的管制非常嚴格，戶口的移動、家裡住了多少人，甚至家裡的公共衛生都需要被管理。

在 Michael Szonyi 的書裡頭，他有一個專章在討論，當時每個月、每個人要提供多少條老鼠尾巴，因為要解決鼠疫的問題。抓到後面根本就沒有來老鼠，有人開始養老鼠供應給部，來提供老鼠尾巴，到後面真正老鼠尾巴幾條是真的，後面是用澱粉塗成黑色的，因為部隊說一個月要交二十條，1970 年代後根本去找不了那麼多老鼠。所以他其實是一個討論國家地方社會，如何連結互動的有趣案例，這當中就有身份認同的問題各種變遷。

特別提反身性角色這概念的原因是我在跟做台灣研究的人做對話，因為台灣研究的人視野沒有金門、馬祖，這個概念當台灣在討論很多重要的學科議題的時候，馬祖島的社群可以提供像鏡子一般的對立。如果我們要理解中國興起，最明顯的兩個島嶼在離中國最近的地方，可是我們國家的人沒有好好去面對這兩個島嶼的各種事情。譬如說我們談轉型正義，那個地方的白色恐怖、軍管的嚴格性甚至超過了台灣本島。我是站在台灣的立場覺得台灣忽略了金門馬祖是非

常可惜的事情，這個反身性角色如果我們可以理解，台灣可以找出更多機會，研究會更加豐富。這也呼應剛剛評論人給我的指點，邊界跟跨界透過移民，兩個地方老早在進行中。

我也幫邱筠補充一下，馬祖這個四鄉五島是 1949 年之後，特別是 1956 年的戰役中被拼起來的，他有三個縣，羅源縣、長樂縣跟連江縣三個縣長。在 1956 年決定，另外兩個縣的名字不要用，用連江縣，所以他是中華民國台灣長出來的新的縣。過去沒有這個邊界、分類的概念，例如以前東引主要是長樂人為主，他跟中國原鄉在海洋、帆船貿易時代的直接聯繫。可是這個斷了之後，其實形成一個共同體。

我很討厭用「離島」，因為離島是一個被賦予的概念，offshore island 是美國的冷戰概念。各位知道臺灣的離島建設條例，哪些人一起分這個錢？離島包含小琉球、蘭嶼、綠島，在台灣的視野裡頭，只要不是本島就叫離島，這是有問題的。如果我們有一個多中心的概念，不應該用離島來稱這兩個島群，因為他們的歷史文化跟他的跨界移動都比台灣豐富。所以我覺得在重新尊重台灣多元文化的可能性的時候，離島議題在台灣討論非常好，可是用離島這名字我是有意見的。

林崇熙：剛才江老師講說，台灣做研究太忽略金門馬祖，臺史博明年七月要做一個特展，離島特色。可是江老師說不要用離島，應該要用什麼？

觀眾 B：兩位老師好，我比較專注在文化資產方面，所以我想請問兩位老師包括馬祖金門，金門有迎城隍，那個有沒有可能也是變成國家文化資產？謝謝。

邱筠：謝謝你的提問，你剛剛提到的案例都已經是國家文化資產。

觀眾 C：老師你好，我叫富永悠介，從泰國清邁來的日本人。我想問為什麼金門馬祖被台灣研究忽略呢？

林崇熙：以前金門馬祖的人過不來，戰地政務時期，台灣人也過不去。

富永悠介：台灣被日本統治的時候，金門馬祖被日本統治過嗎？這是被忽略的因素之一嗎？

江柏煒：文章裡頭有提到，歷史經驗有很大的差異。因為當 1895 到 1945，台灣是日本殖民地的時候，這個地方是中國的邊陲，隸屬於北洋政府，幾乎是無

政府狀態，所以他們大量到東南亞跟東北亞，有僑匯經濟去運作，歷史經驗是完全不同的。

林崇熙：不過剛剛講到日本在 1937-1945，金門是被佔領的。

江柏煒：1937-1945 年間，基本上是日軍控制廈門港，拿下了金門跟廈門港。在那八年裡，他調了台灣人過去做翻譯，在島上種罌粟，因為他們要做止痛劑供應給在華北作戰的日軍，基本上不是殖民治理，是軍事佔領。所以大家對它的印象跟台灣日治時期的印象是截然不同的。

陳益源：我補充兩句。我們希望多注意、關心，多愛護金門馬祖並不是完全沒有，今明兩天成功大學文學院和金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合辦踏溯台南的活動。剛剛林館長也說，台灣歷史博物館明年還有金門的特展，我擔任過台灣文學館的館長，我的處境跟林館長的狀況一模一樣。台灣文學館要不要關心金門、馬祖文學？這絕對是要關心的，只是我們過去做得不太夠，以後繼續努力。

邱筠：臺史博的特展，馬祖也會是一部分，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馬祖的歷史跟文化的話，也歡迎大家明年七月去看，看一下馬祖人自己的歷史應該如何被定義。我在當江老師的研究助理之前，在學校當國文科老師，同時教歷史跟公民。我自己會遇到一個問題，馬祖的文化跟台灣是有差距的，到底要怎麼跟小孩定義馬祖，我學了主流的東西，我就是台灣人？這件事是我自己一直在問自己的，也是馬祖人會經歷的困惑，書本上講到的歷史的過程跟我自身經歷的不一樣，跟我家隔壁阿嬤說的不一樣。這些主流的詮釋一直很影響在地小孩的想法，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代、現在返鄉的青年也正在努力要怎麼讓別人看見我們。不只我們這個世代，其實中老年世代也非常努力地在詮釋文化，告訴我們文化脈絡，幫助我們去找回應該如何被定義、如何訴說這個故事的過程。如果大家有興趣，也歡迎大家來馬祖看看。

林崇熙：臺史博在去年有一個教育展，策展人就是謝仕淵老師。幾個月前，馬祖民俗文物館一群朋友來看，看了之後，他們就說我們在馬祖戰地政務時期的教育完全不是這樣。所以他們就辦了一個馬祖教育展，各位可以專程去南竿的馬祖民俗文物館看。

另外一個，大家講到金門，會最直接想到金門高粱跟八二三炮戰，馬祖現在有藍眼淚，其實還有高粱東引大麩，只是不像金門有名。

林從一：我父親是從平潭來，平潭在金門馬祖中間，所以剛才聽了蠻有感觸的。邱筠談那個文化傳承對認同的影響跟策略，人們越來越少去了解、參與那

個活動，而你很努力地想要透過這些文化活動來凝聚居民的認同這過程。我們在做地方創生或社會實踐的時候，看到很多日本的案例，他的態度是會對一個注定要逝去的町、廟宇、地區抱持「告別」的心態，而不是延續。這個就沒有到傳承文化認同，他在傳承一個生命的終結，無論是文化的終結，或許這樣的角度也是在某些地方可以考慮的角度。

(朱英韶整理；顏瑋洋審閱)

